

寻觅胡杨

——胡洋随笔

● 长春出版社



寻觅胡杨

——胡洋随笔

○ 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书 名	寻觅胡杨
作 者	胡 洋
责任编辑	陈凤和
封面设计	翁立涛
出 版	长春出版社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发 行	长春出版社
印 刷	长春新华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3.375
字 数	55 000
印 数	1—2 000 册
版 次	199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80604—691—7/I·145
定 价	4.50 元

(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序

希望自己的学生尽快成材是老师们的共同心愿，为自己的学生的文集作序自然也是十分惬意的事。牛年伊始，读高二的胡洋说她拟将自己中学时代的习作选编成集，邀我为之作序，我欣然应允。虎年之春，这个集子面世了。我在为她祝贺的同时，也愿意把这个集子推荐给胡洋的同龄人，推荐给全国其他的广大读者！

作为一位蒙古族姑娘、一个普通的中学生胡洋的文学创作是有成就的。随着一篇篇习作发表、获奖，她在全国中学生读者群里已小有名气。胡

洋这个名字，很容易让人们谐音联想到胡杨——那极耐艰苦而枝繁叶茂的乔木，而“洋”又给人一种广博浩瀚之感。她因父母的影响和熏陶，自幼喜欢文学，从小学开始写作，十二岁时获得了“九一之春”全国少年写作竞赛奖。考入东北师大附中后，她的写作渐入佳境，日臻成熟，陆续在《作文通讯》、《现代中学生》、《中学生优秀作文》、《中学生作文指导》及《新文化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习作，并连续获奖。而且，渐渐对当代硬派作家朱苏进、徐贵祥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同时也逐步显现出了一个中学生文学创作的激情与痴情。胡洋的文学日记是她练笔的园地，我读过她的习作不下二百余篇，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是胡洋作品的首席读者，也是最认真最忠实的读者。我赞赏她思维的敏捷、涉猎的广博、见解的独到，我欣赏她文风朴实、情感质诚、笔法鲜活，说实在的我喜爱这些学生的作品有甚于“名”“家”。翻开这个集子，即可对胡洋窥豹一斑。这是胡洋中学文学习作的自选集，自然有她自己的眼光，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发表和获奖作品。她以其中的一篇《寻觅胡杨》作为文集的题目，已足见其淘洗筛选的“点睛”本意。一本书即一个世界——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、一个中学生的周边世界、一个睿智青年眼中的世界、一个初学写作者笔端的世界。既有人生哲理的探索，又有个人理想的直白；既有父女情、师生情、同桌情、朋友情的抒

写，又有爱国情、惜家情、民族情、自然情的倾诉；既有对中外诸多文化现象的独到见解，又有对古今一些传统话题的中肯评说；既有田园风光、校园生活的描述，又有人际关系、社会视点的探讨……有随感、有书信、有游记、有评论，林林总总，洋洋洒洒，让人开眼，催人进取。

这三十四篇文章，我反复看了几遍，一个最深的感受是：我就是我——一个明明白白、率直纯真的我。文集中没有人云亦云的盲从，没有死去活来的呻吟，没有目空一切的张狂，也没有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的拘谨。有的是小作者独自的风格、独到的见解和独有的情怀。这正是胡洋的可贵之处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说：“在文学天才身上……不过，我以为，也在一切天才身上，重要的是我，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。”今天的中国青年则正需要这种“东西”。

我读胡洋，眼前总摇曳着那戈壁挺拔的“胡杨”，又幻作“好大一棵树”，好大一片林，枝繁叶茂，绿意葱茏，猛然醒悟：我寻觅到了胡杨！她根吸大地乳汁，沐浴着万里阳光；同时也用自己的枝叶为大地献上一片绿荫。

马洪邦

一九九八年元月

目 录

1	序
1	播 种
3	寻觅胡杨
9	红 批
12	紫荆花四草
15	无情未必真豪杰
18	拷问与赞美
	——读《昆仑殇》随感
21	信 念
23	给市长的一封信
26	投 入
28	游龙潭山

31	红岩魂——民族魂 ——《红岩魂》展览侧记
34	白色风筝
36	实习老师印象
39	“壶纳春秋”?
42	说“洋节”
44	土 地 ——下乡学农有感
46	青春的峰
49	梅的联想
52	谁可怜
56	同桌阿里
59	纯 洁
61	无言的约定
63	你如何对待不公
66	细节的魅力
69	月
71	拒绝语言游戏
74	家 院
77	形 变
80	自 管
83	帮 助
86	书的嫁衣裳

89	何必乡愁
93	她曾给我讲《简·爱》
97	感谢高三
101	后 记

播

种

我每天都在播种，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。收获的日子嘛，有的很近，有的遥远，有的我也不知道，让它们随便成熟在哪一天，给我一个惊喜也不错。

播种使我富有，不断地撒下种子，又不断地收回更多的种子。的确，我希望收获，但并不苦苦等待收获。希望作为等待的灵魂，已经扎根在渴望播种的日子里。

缘于热爱与执著，我终生都钟情于沃土，钟情于播种。所有的奉献都在这里找到位置，成为不朽。汗水与心血用来浇灌幼苗，连失落在这里都能化成一份肥料滋养新枝。

听，种子发芽的声音，它们

在轻语：“能够播种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幸福，有所播种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种丰收。”听，花开的声音，它们在吟唱：“随时播种，随时开花，将生命这一径长途，点缀得花香弥漫，使穿枝拂叶的行人，踏着荆棘，不觉得痛苦，有泪可落，却不是悲凉……”

寻觅胡杨

在这一学年的暑假中，班主任陈老师留了一个特别的作业给我们——写一封信给她，谈谈自己的理想。下面就是我的作业了。

老师：

你好。当我听到这项作业时，好奇心便一下子萌发起来了。现在的同窗，好像已经过了把理想放在嘴上的年龄。面对高考重任的他们，更喜欢默默埋头，把理想压在心底。我猜测着，他们的理想都是怎样的呢？辉煌的？伟大的？浪漫的？当你阅读着一份份色彩斑斓的答卷时，心情该是多么快乐啊。

我本来想写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或记者，因为这个念头

平时确实有过，也确实听人说过我适合这类工作。可当我就要落笔的时候，心中却涌出一股原始而执著的力量，它告诉我这不是我要写的东西，它敦促我把内心深处的那个渴望写出来。当此时，我才发现，这个渴望已由弱变强，长得这么大了。

老师，我还不肯肯定这就是我的理想，从前我也没为这份渴望穿上“理想”的外衣，但现在，我要把它告诉你。

东北师大附中是所很好的学校，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校友，很多都在大城市里的大机关中任着大职务，他们在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优越的生活圈子里，握着手提，敲着传真，出入于大宾馆，见着大世面，操纵着一次次的商品大潮，或决策着有关社稷民生的大计。家长们都希望我们能成为这样的天之骄子，你看这些“大”字，多数人认为能拥有它们，一生就没白过。

是的，这些“大”真的很好，能拥有这些“大”的人也真得有本事。可是，我并不十分在意它们，它们不是我最大的希求！当我写下前面这句话时，心情就像那句歌词“我的内心激荡如海涛”。

人各有志。我对优裕的物质条件（其实，那些“大”当中，好多可以概括为优裕的物质条件）并不感兴趣。这么说并不是狂，事实上，谁不想生活得舒适一些？我也喜欢轮着去市里的一些大饭店，他们的菜肴风格各异，“味道好极了”。我也觉得家里

买的“大画王”，比过去那台“十四寸”看起来效果好多了。但是，一旦我有机会投身于我的理想，所有的物质诱惑都很难成为我的羁绊，它们不够格。

哦，让我说出来吧——我将来愿做一枚钉子，钉在一个艰苦的地方；我愿成为一棵胡杨，在艰苦的环境中深深地扎根、茂叶、繁枝。胡杨是我最爱的植物，它专在沙漠中生长，与烈日、干旱、风沙抗衡，为荒漠点缀一份生命的绿色。

我梦想到边疆、老区，到那些苦地方、穷地方去！

我曾看见工厂里一个化学池中的一颗钉子，它被化学物质弄得锈蚀斑斑；我也见过大公司老板椅上的钉子，光闪闪一尘不染。我觉得人其实和钉子差不多，钉在不同的地方，过着不同的一生，而我们国家，有广阔的老少边穷地区，就像无数公顷的“化学池”，这些“池子”需要无怨无悔的“钉子”——哪怕早早地就被锈死也无怨无悔的钉子。

这像不像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自白，但是，我没那么伟大，我这种想法当中也存着许多私心和个人性情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才智出众的学生，将来也不太可能是一个呼风唤雨、叱咤风云的女事业家，可是，我又不愿意像众多的人那样，为了几室一厅的房子、为了几位数的一个存款折、为了当个什么长一类的目标去奋斗一辈子。也许到了边疆到了老区仍旧是一样的吃饭、干活、流汗，仍旧一样

的平凡，但是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平凡，而前一种生活则是平庸，一字之差，却不可同日而语。

那些“大”中，有无数颗发光的星星——有才干有本事的人，是这些星星的光芒，共同拼成了一个“大”字。所以，那些“大”就闪烁着耀眼的光辉，吸引更多的人去投奔。每个人胸中都有自己的光芒，我也一样。之所以我有以上的理想，也是因为我认为大城市、经济区的“大”足够多了，足够亮了，而与此同时，在那广袤的大西南、大西北等地，却如同暗夜，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星光在闪烁。越是黑，越没有人去，越没有人去，就越黑。我经常看班级后墙上的地图，东部错综如织的铁路线，密得像解不开的网，眼光一转到西部，铁路就变得那么孤零零，一条、两条，可以清晰地数出条数。再看看西藏，一条也没有！西藏那大片的土地上，全是空白，可怕的空白。这些空白扼制着我的呼吸和血脉，逼得人不得不连声说：“我去，我去，等着，我去。”我想，于灯火辉煌处开启一盏灯，与暗夜中的一盏灯，哪个更有意义，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灯的光亮程度并没变，放在黑暗中，却可以无形中变亮许多倍，为什么，因为黑夜中的人更渴望光亮！

以上就是我的理想了。也许，许多热血青年当初都有过这份理想，可是最终却在现实的“严寒”中冻灭了。为了使自己能避免这种结局，我很想去接近艰苦，亲身地体验一下，锻炼一下，可是就现在

的条件来说，体验的机会太少了。因此，我只能借助于一种人去帮我理解“艰苦”的含义，他们的生活和经历迎面给了我许多真实的感受，这就是战士。

在一次节目中，对了，那是春节，记者去采访全国各地的边防战士。在内蒙古的沙漠腹地，有一个边防连，记者好心好意带去军旅歌曲的录像带和磁带，想丰富一下他们的文娱生活。到达后才知道，这里没有电，为几个班的战士架电线或装一台发电机，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还不允许。他们也没有放像机和录音机。最后，记者拿着采访用的录音机、电池，他们才听了几首歌。记者哭了，说一定再来并带些书来。最后，他们一起唱起了《小草》，战士还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们一首新歌都唱不完整……”于是我想，我是否能忍受那种巨大的孤独？有的记者去了海南，在一个叫东岛的小岛上采访了守岛官兵。记者为了凉快一点，采访都放在清晨，可清晨五点，那里的气温就是 36°C ！记者呆一天，战士要呆几年。于是我问自己，我是否能春夏秋冬一直呆在 30°C 以上的气温中并用高浓度盐水洗脸洗澡？这是需要精神、需要意志、需要心甘情愿才能忍受的呀。在这样的自问中，很多次我动摇了，我说，不行了，我实在忍受不了。

开始，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无地自容，沮丧得像只斗败的公鸡。后来我明白了，那些交了志愿申请去西藏的大学生们，不是也经过无数次内心的斗

争吗；孔繁森、陈金水不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好干部好劳模吗；漫漫边防线上的钢铁战士们，一开始来到连队不是也偷偷哭过吗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义无反顾地投身艰苦的，一次次的失败正是一次次的考验，只有经历过这些考验，才能真正弄潮于艰苦洪流。我很欣赏柔石对鲁迅说过的那句“只要学起来”，只要学起来！只要不断地向他们学习，不断地改造，我的理想应该不是梦幻。

老师，最后谢谢你，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能畅谈理想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能背上行装，走向胡杨生长的地方，去寻觅我的理想，到那时，让我在旅途上，再写信向您汇报沿途的景致吧。

致

礼

学 生 胡 洋